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不始宋凶端別明殿學士

宋則祁濂撰今風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
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
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
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
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

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禮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
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
福而此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
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顛以謂朝有新政今風
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浸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
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
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疆則驕逆月滿騎
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立宗在春宮又
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
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
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立宗

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督都諡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愬仕爲靈昌令遂爲縣

人懷慎在童卯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蹻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與

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炎曠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
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
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
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爲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
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
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

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
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
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臧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
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
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
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
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
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爲
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

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
 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
 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
 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
 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
 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

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庠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
 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
 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頲為之文帝自書子與奕平八十餘年錄曰四脈實高
 負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
 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
 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
 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
 負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

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以顯類效以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
氏曾祖粲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
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
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
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
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
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
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
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
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
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竭爭
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
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
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
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亦之謂可丞輔賜衣

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撰

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

何以加之遷具之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

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窵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于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

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亶亶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

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耻不亦易乎卽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廩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旣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

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卽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

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旣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

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歷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干僧以爲有報摺紳效之病甚合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

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
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
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
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
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
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
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
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
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
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

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
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
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
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
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
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
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
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

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

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

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

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

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鞞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
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
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
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
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
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

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土
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
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
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
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三虜陛下何以加
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

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
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
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
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
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
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
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日不知書韓信淮陰一
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
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
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矣帝旨

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
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
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
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
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
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灤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
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
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
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
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
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
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
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
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
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
祿山初以范陽偏校人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
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
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
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並與會昌時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

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諡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袞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

尸僵血流齒齧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鄠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體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竿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駿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

旣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剗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立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

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
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
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
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
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
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
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
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

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
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著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
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
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

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
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泂混渾洄皆有
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
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泂皆以累貶洪後
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
以官浩與洪泂混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
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
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
卿渾太常少卿泂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
史王帝不精於國事曰罪歸且不容

混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
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
初泂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混兄弟
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
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
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
原死混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混檢
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
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

怨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混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混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混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混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混培刻徙太常卿議者不馱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

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混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旣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混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栢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混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混曰袁晁本_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

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
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
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
皆百尺命偏將丘濬督役日數千人濬虐用其衆朝令
夕辦先世丘壟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
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宣州
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樓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
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濬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
繒相餉酬然濬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

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濬運米饋之
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濬顧僚吏
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
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
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
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
朝濬旣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
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
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
京師帝委濬專督之而琇畏其剛復難共事請自江至

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給秦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鞠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

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
俸募戰士西討立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當門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卽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

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旣得志則疆肆蓋自其性云子羣臯羣終國子司業

臯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譔滉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

參軍鋒苛歛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爲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蕲沔觀察使叔文敗卽拜節度徙鎮海入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真又進左僕射長慶

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臯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

此其哀憤躁蹙憊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
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曰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
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
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
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
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
司戶參軍德宗卽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
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
其任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

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
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
卽冶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
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
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
吏冗食三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
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
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
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
贈戶部尚書事無不辦故而工於四至其半四餘忘卒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盧懷慎子負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舊書作劉

巨鱗彭杲

杜暹子鴻漸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

六請見聽○舊書五上表乃從綱目亦作賤五上太

子乃許之

張九齡傳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舊書作

右拾遺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舊書子名極

韓休傳遷太子少師○本紀作太子少保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休子滉造樓艦三千舵○舊書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休孫臯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于道○舊書作二
年卒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宋具端明

殿學內士封宋

事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裴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
丞遂家蒲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
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
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
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
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

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
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
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
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
憲司勳郎中疇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
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
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
相恃以長今爲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
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

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
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
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
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聵賦矇誦百工諫庶
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
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
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
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
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
効萬果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

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日朕嘗
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爲我思之
抗日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
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
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
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
之朝堂嘉貞畏鱣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
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
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

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
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
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
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
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
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
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
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
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

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

以晉卿力故厚遇廷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
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
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
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
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
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
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賞
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
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
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

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節
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爲亂延賞奔鹿
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
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
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
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劔蜀爲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總神策軍
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

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將

校多沒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卽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浸淫聞於

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
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
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
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
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
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
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
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
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
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
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
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
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
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宴被告詔付
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傅致宴罪言之帝不聽
遂誅宴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
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

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
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
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
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
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
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
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
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
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
張宗厚又不通大體腹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

悅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
嘗曰天下無事而輦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
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
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
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貨
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
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
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
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
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鴞衆怒擊殺之

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
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
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
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
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
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
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俸祕
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
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
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

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
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
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
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
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
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
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迴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

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絰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一
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
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
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
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潔爲鄭尉詔曰乾曜
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太和道之或行仁豈遠
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繇
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
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

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
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
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
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
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
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大
故鮮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
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爲中書
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
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洎

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蘇洵亦言其官魏肅恩琳前策文苑爲中書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至卽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徼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

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卽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

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
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
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
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
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
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
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
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爲國大計
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

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
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尚贏萬計
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
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
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
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
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
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
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
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

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
侍中三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
楊濬以賊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
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
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
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
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
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
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
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耀卿言
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
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
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
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
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
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
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
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

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若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出以事之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異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爲不可異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倦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大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

靖窮於權惜哉器百視察嘉貞讓然谷我賞讓然外其
糾糾事鄰其戮則亦足辨庶障之昔于計大平基煥
贊曰開元之亂浪野醉於昔野賀木不昔昔幾野華
軍善刑與給與為百思士林美之

尚書監曰貞治書院也後世與文皆第一 漢斜與水
守如吏治治順以幾風國于翠雷工時尚書卒餽吏時
半會計至以為不可幾風治思而後能辦之律重其百
御李異以兵時尚書監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計升之時吏安如如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選尚書古丞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中贈察御史文為夷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張嘉貞傳遂出為幽州刺史。舊書因出為幽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三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

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為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咎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逮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

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會稟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為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刦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為宋之慈等所發死

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
邑豪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賊萬計卒
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
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
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璽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
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
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加銀
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
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

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
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
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
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
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
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
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
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
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
作金仙玉貞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

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
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
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
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
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
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
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
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
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

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
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
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劔南
振弊柅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修絜獨行有古人風其
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
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
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
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
母而三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弟栩以
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

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垞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閩垞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

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旣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逋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姬媾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
五十一
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
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
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
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
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
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
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
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參
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

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
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
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
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註誤皆流
已決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
改訊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
論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
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滎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
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

御史以剛鷲爲治所居人吏畏讐呼爲阜鵬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今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爲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

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蹠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

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先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慙悸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叅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叅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肯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立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贍十三

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

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州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迺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諍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

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劔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鷄鵠溪鵠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

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汙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

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黷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

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媠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

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帟幕聯亘上食凡千輦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

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
爲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
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
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
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
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
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
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
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
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

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
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徙索
盧丞郴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
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
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
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
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寢衰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
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哀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
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
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

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
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
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
褒洗故澣贈禮部尚書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
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
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
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洺州叅軍元忠下獄遣人
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
廢當時謂察爲公丁而終以儉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
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
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
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
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
俄爲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
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
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
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
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
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
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
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
此其稍近治者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宋文端明殿學士宋祁與撰十草

天列傳第五十四

裴守真 裴崔盧李王嚴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春
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
多死唯春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
早孤母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
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祿奉姊及
諸甥與妻息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

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爲宜時人服

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覈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謐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業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日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

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
遂訕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
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謚諡貞中書令張
說歎曰立謚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
人皆有志行云等聞中興盛辭將謀和同舍李贍諷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
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
令寬猛時當繇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
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
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

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
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
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
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
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
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訾召還道卒
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
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
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

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岑義歎曰君
今卻說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
言不可得而訕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
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
喜以代已處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
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
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
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
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子
母亡受弔廬前賓客未嘗至柩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

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
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
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旣
喜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
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
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兩
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
侍爲集賢修撰歷祕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
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縉請坐增籩豆至十二
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

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
麴蘖故有玄酒之奠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
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
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籩豆簠簋尊壘之實皆周時
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
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
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
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
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
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

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
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籩豆以爲嫌也太羹古食也
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
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
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
桓宮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
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
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沔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
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
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

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籩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

盧從愿字子龔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

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
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爲刑部尚書
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
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自從愿盛
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
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
郎論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
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
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
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
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
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
帝更以爲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
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卽宣所司朝
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
令宦官間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
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
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

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
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
與盧從愿竝授一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第降滑州
刺史徙同州立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
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
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
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
隱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
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

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
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卽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
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
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
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還爲大理卿封
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
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
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
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暉終太子左庶子丘十
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
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
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偃師主簿擢監察御史開
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
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
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
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
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
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

朝臣爲刺史制詔臯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
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
良以革頽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
侍郎崔沔等竝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
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
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卒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
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丘訥
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
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
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

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書廷封正人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勅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隨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醮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醮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

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絃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絃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絃元絃屢詰譙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絃曰小人爲誰曰宋遙也繇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
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
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
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
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
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
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
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
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
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
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

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
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欵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
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
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
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
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挺
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
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
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左輔曰安有大臣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

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

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賔

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卽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

官上帝使中人賜舍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澈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旣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

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闕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張煦代之誅

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

世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守真傳不合武后旨出為汴州司馬○舊書作汴州

司錄

崔沔傳戶部郎中楊伯成○舊書作陽伯城

李朝隱傳諡曰貞○舊書作諡曰哀

嚴挺之從孫綬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舊書作尋檢

校司空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姓司空

裴瑒之弟絳餘餘姓司空氏光緒中事○舊書外傳餘
李博劉勣蓋曰貞○舊書外傳曰哀

裴瑒勣有隋中書侍郎○舊書外傳曰裴

同姓

裴瑒與勣不合短引自山為市世同焉○舊書外傳曰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少撰

列傳第五十五

裴陽宋楊崔李解

裴濯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
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
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
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
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

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漑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賊爲李尙隱所劾詔漑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漑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漑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焦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爲此發且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

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漑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漑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尙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懿從祖弟寬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誥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

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瘡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

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餞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日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

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睠倚加厚李
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
敦復任氣而踈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
卽欲自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
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鑿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
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
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
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恡殺
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
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尙書卒年七十五贈

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
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
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
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
老彌篤云子諝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順累
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
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
且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
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䟽賊虛

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
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謂徒步挾考功南曹
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
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
帝召至便殿問摧酷利歲出內幾何請久不對帝復問
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請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
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
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
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
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盧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

德宗新卽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
事禁屠殺尙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請列奏帝謂不畏疆
禦善之或曰尙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請笑曰非君
所知尙父方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
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
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
請上䟽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
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
是悉歸有司謂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
官箴以諷坐所善誅貶閩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

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諸
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賊卒
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
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
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栖筠取胄爲支使代宗惡宰相
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胄殿中
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胄護喪歸洛陽人爲危
之胄屹然不沮惴少游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

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讐窮摭
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雜奉爲賊炎遣員寓蔓劾峭詆貶
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
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
進胄白罷之樊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
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剝下希恩製重錦異綾
名貢奉有中使者卽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
不數金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
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
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荆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

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鄣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畧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

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穿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拒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欵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克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

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疆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

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沔綏三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僞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各顯當世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

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資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斃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瑒謂起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迥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

歸子路直弘文餘皆有名場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
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
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
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場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
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
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
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
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
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稟而博

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
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
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
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
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
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場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
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
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場曰事益於
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場伯
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
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曾孫解褐左玉鈐
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
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
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
弟子胡鷓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
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
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縑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
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
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
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
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
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
而下舊皆得顯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
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
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
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

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卽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尙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尙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尙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尙隱曰善良方蒙枉不

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寃湜愔復當路乃出尙
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尙隱方嚴繇
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
郎懷讓移人後歷給事中尙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
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
家告其罪尙隱窮治具得姦賊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
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
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馮待徵等助實其言尙隱劾處妖
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尙隱性剛亮論議皆披
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苛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

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尙隱坐不素覺
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
賜雜綵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
襲金以贈尙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
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
錢穀尙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尙隱太
子詹事不閱旬進戶部尙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
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
十五謚曰貞尙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
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

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爲之尙隱以大
夫不克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
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
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
迫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
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
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
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

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
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
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
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
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
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
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
諧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
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
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

東都留守爵高邑伯。臣德潛按新書在代王邸為御

史大夫後舊書在代王銍前臺置職史

輅蕭中丞臺中丞封介爵蕭關內無題對尚淵試之。

批要為同世陳史其職之

李尚淵對陳史其職之。臣德潛按新書其

餽太子太尉。舊書亦叙太子少尉

不合

陳史草擬其職之。臣德潛按新書其

裴戴單賈陳史草擬其職之。或歟靈曰舊書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宗晉徽之具善悉微林甫刑漸釋罪

不效宋帝端林明殿與學士之宋帝祁景撰甫謝

列傳第五十六對不本命王業之合不何以案前始

宗室宰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

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

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

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

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

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

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詔可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爲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

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鳳陽縣志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
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
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
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
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
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
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瑩鞠之直夷甫其妻
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
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

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
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
若虛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
陽尉逐李曄嶺南流瑩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
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
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
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
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
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
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

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卽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汗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鉄砧尚

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鬪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誣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嶧峴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

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厯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卽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

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卽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

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

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旣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

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旣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躋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貞

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又童關果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

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驚悅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没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

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劔南西川雋州刺史王顥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顥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十二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

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
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
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
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
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
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母事浮屠母
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謂古謝備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
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
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

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
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
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
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日過入塼乃至
時號入塼學士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
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
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
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
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

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荅拜太和四年詔不荅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荅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悅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諡曰繆

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旣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

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
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
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
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
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彊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
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
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
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
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
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

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
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
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
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
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
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
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
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
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
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

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
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卽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
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
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
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
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
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
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
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
變冬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

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
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
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
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
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
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
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
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
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
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鞞而騎臺省吏稍稍

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

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損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疆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盱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

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疆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

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闔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關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大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曰軍與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卽拜留守卒年六

十一贈尚書右僕射
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劔南辟幕府崔
鄂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
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
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
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
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
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
宣撫卽拜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
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

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
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
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
之賊已殘江陵鄂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
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
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
之爲人彊幹所泣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
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

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邈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卽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煥武...
 鄭風...
 肥其繪...
 贊曰...
 大中...
 餘事...
 丞坐...
 為險...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臣德潛按舊書末年

至者四十餘夷船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

新書為允

以太子太師罷卒。舊書作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

李程傳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沈炳震

曰舊書寶歷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石傳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沈炳震曰新書不載

父名舊書父朋新書宗室表名鵬。尚書出魚

俄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作檢校司徒書再

李回傳徙撫州長史卒○沈炳震曰舊書再貶撫州刺

史自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

李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卒據此非卒於撫州長史也

日舊書寶璽二平器賦外兵時尚書同平章事

李錡勳寶璽二平餘賦吏時尚書同平章事○前此

以太平大論器卒○舊書補器賦短事賦太平六外

祿書佩介

至者四十餘吏賦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五之效也

李煥勳開平至法代四十餘賦○與感節對舊書未平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